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叙事

柳子厚墓志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詩齊除或無

字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

高宗朝高或作仲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

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游上方子厚

少精敏無不通達遠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

士第斬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

正宗卷二十一上

授集賢殿正字或作授校書郎方云柳稟可考或本非

下文已見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於

或作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較大振一時皆慕與

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

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或作貞元十九年拜監察

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

史直書後乃更定也若從初本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蜀

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傳蓄為深博無涯涘而

自肆於山水間水丁或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備，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相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請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徙理，請於朝。」將拜，躓，願以杙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運州。白上或作上白鳴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誚誚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救下或而字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少上鈔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

於時也。上或有作死或有作厄道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

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

用不窮時有或作而有力能方作解然子厚斥不久窮

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

於後如今無疑也力以或作以力或作以力雖使子厚

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

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

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十一月八日或

或無十日字上或有秋字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

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

○ 正宗卷廿上 三

出觀祭使河東裴君行立費或行立有節槩立然諾下

作重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

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派人或作性謹順學問

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家下或既

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度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方云謝從古本刪字字今文粹亦然然其

先隴西人也或無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

年登上第東下或有食大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

學之祿五字

一年借下或字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作於或既飲之三月

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飲下或無字父上

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貴馬字葬下或無之字鄉曰慶義原曰蒿原慶義或作其鄉蒿原

或作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辭上或有其字

巴虜元虜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夫也者吾不知其所

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誰謂之大謂

或作其已虜元虜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出或作過

巴虜元虜竟何為哉竟何為巴虜元虜諸本無此再

後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李者皆未之見遂以其說

定上字作志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者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

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夸大之使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正宗卷二上

五

臣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

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

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

篇誌上方無紀字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

詩七百一十九一作十或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

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

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

篇序有

一年借下或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作於或既歛之三月

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歛下或無

或有其字葬上或有賁鄉曰慶義原曰蒿原慶義或作

馬字葬下或無之字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下或有昌黎字

巴虜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夫也者吾不知其所

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謂其或死而不朽誰謂之大謂

或作巴虜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才或作文

巴虜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巴虜元賓諸本無此再

從之但方又云上竟字石本作意而邵公濟嘗歎其句

法之妙謂歐公而下好韓氏李者皆未之見遂以其說

定上字作志意之意下字作究竟之竟則予不識其何

說也竊意若非當時誤刻即是後來字半磨滅而讀者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

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

牋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譜銘凡二百九十一

篇誌上方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

詩七百一十九作又十或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

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

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

正宗卷二上上

五

臣

不審遂傳此謬好事者又從而夸大之使

世之愚而好怪者遂為所惑甚可笑也

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
帳而方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疑媿疑字皆

應曰然無不意漢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遠言某師

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無出字以下文又出觀

有宜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或無綿絳之人

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

年若干病以或病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冰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

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

得也得有地出字皆非是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

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後上方有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生降而不能及票財防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又哉莫覺屬學非是神祖

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

求之此其躡。

貞曜先生墓誌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或作乙方云考唐

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

張籍會哭或作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

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

與往來者咸來哭弔嘗或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

餘慶閩月樊宗師使來弔止葬期徵銘於愈字命曰

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

商家事似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

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氏女而選為崑

山尉生先生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

見長而俞養傾有去涵而操之賦作內外完好色夷氣

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刃迎縷解物鉤章

棘句指擢胃腎皆神施鬼設間見管出唯其大詭

於詞而與出抹或作採撥方從閩杭南唐太云字林

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

與之矣其猶足存邪開或作聞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上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

為漂陽尉迎待漂上有以或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

河南奏為水陸連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下

域旃轉字門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

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闕鄉或無

玩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艷郢皆在

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几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

墓在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或無而供祀字有以俟將

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垂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

況士哉或無古有光字抗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

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待或作從非是初先生所

與俱學同姓簡於出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

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方無戲字執或作持或無維執不猗或此句在維出不訾之下

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馬卒其

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原方無又昌黎韓愈為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

正宗卷廿上

七

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繼下或有姓字太學生習毛鄭詩春

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

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帖帖或有作怡怡下又有然字非是

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

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

償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

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由四下十八字此以諸本方以抗本無為太學

助教由助教八字云蓋言由四門助教至為博士於太

學故也若從今文則下太學字養矣今按此既言其在太學是但下太學二字疑衍不然則或在博士上或

在下文當去下然無所據不秋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

留下或有或或遷九十九年不離大學方云抗本

重復然欲去之則或留或遷語勢未盡入不知么意果

定遠丞豪方作濠說已見前按此妻曰太原王氏先

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鄞或曰友諒太廟齋郎

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

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續

繼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

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紛方聞先生講論如客

正宗卷廿上

得歸得或卑讓肫肫出言孔揚方云中庸曰肫肫其仁

誠貌懇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為或其縣曰萬年原曰神禾

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孔左丞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

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

身而不敢煩以政無二字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

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下或存公字曰吾敢要君

吾年至一官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

宜去方以抗本無至字云洪引龔勝邵漢俱乞罷骨答

然○今按洪所引漢書文理甚明方以欲以杭本之故
遂以爲未必然而不取殊不可恍今正之一本无君吾
二字語充健但如此則君下却少
吾字不敢輒補耳即官或作鄉中
愈又曰古之老於

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
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履來往也今異於是公
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

尚奚顧子言愈高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
於是或作是於於音

鳥或無賢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
字皆非是相上方有孔幾字○今按上
下文孔幾字多此不宜有
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

平或作平正平或作直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
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

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
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

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
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如皇太子侍讀改給

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二月之俸
三上

尹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或作拜左丞或兩皆作
嘗爲左丞前權知右丞事踰年而正除右丞長慶二年

還自廣州乃爲左丞耳新舊史幾傳皆誤南海碑石本
可考也而山谷本於爲尚書左丞之上以蜀本增一復
字蓋於元和兩次除授皆已誤作左丞故又誤謂長慶

爲再除也陳齊之又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
蛤蚌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

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政華州刺史或在罷貢公海

之途此疏專為遞夫而言也下邳令咎外按小兒繫御

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邳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

卯外按或作按外。今按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

皆厚禮迎鴝百姓畏之如寇盜元和九年裴蒙為下邳

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者歸乃諸蒙有慢言大

怒將以不敬論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乃釋

之即此事也言小兒者蓋以田獵應奉者謂之五坊小

兒事見順宗實錄會要亦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

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

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碇之稅始至有閱貨

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賄方絕海之商有

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自

之沒下或弑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

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

信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縛或作傳或無

有隨公更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或上

之山谷諸黃甘自聚為豪觀更厚薄緩急或叛或從或

或有察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石功有

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

諸黃為類向意助之武定或作定武類公屢言遠人急

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

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恨下或疏焉字無

敬字下此上或有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

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

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

無功數月自死嶺南驚然明或以作祠部歲下廣州祭南

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

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常自方作

詩或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

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

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

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今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

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

四子長曰温質四門博士尊而遵憲温裕皆明經女子

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基子者幼作温與傳合蓋晚

年皆從温世系表云四子皆從温非也今抄上文長

子已名温質則非晚年從温也豈以嫡庶為異耶然非

要切不必強解公之昆弟五人載載載公於次為第二公之

薨戰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戰與公子莽

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係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世公吾見其孫或作一二十者非也今按州依字

當作白而長身寡突與言自非是其尚類也莫與之倫

他或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王常侍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詔以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略以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外無復字吏部員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峽州說已見前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發州蘇州刺史或作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

正宗卷二十一

十一

可也樂或作恒文書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

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

以其利與民千或十與民或作丐貧民方云諸本以

一語下文已有不應再出方本是也但其說非是除酒

權蓋與民共之使得自贖亦直以錢九千萬與贖戶也

又罷軍吏官債五十萬悉焚簿文書或無又出庫錢二

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

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禁方作學

學非是但下文自有浮屠老子字此不應重出且其文

理亦不明白疑此自浮至為六字亦是衍文去之則文

字通暢矣但無本可證不敢刪耳界下或無內以其誑

字山或作出立或作去皆非是以其字疑衍以其誑

丐漁利奪編人之產編或竹經今披以民為人蓋避

吏約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

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或無

以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

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

葬于河南其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

相曰第幾人非王其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

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

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

制誥盡力直友人之言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在

作及知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饑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

五年完富如初字無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

置所宜閉閣草奏利或作之字云古本無利字神道碑

云廢置所宜則此句合有利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

字古本偶皆脫漏不足為据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拜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

其更備下或有悉字以有復出事字○公所為文章典

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

弼無詳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

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或作某公先妣渤海李氏

贈渤海郡太君或無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貝

弘泰復洵初進士乃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
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備賦

賦無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作方作又非是方愛人盡

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撮之有或作中之最或作撮或作載方云集韻最

撮之省文○今據方說非也史漢功撮傳未總計其功皆以最字起之

張給事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

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一作

正宗卷二十一

十四

方云考之史當作元年陳齊之云常疑牛僧孺之為人觀此語則知韓公亦不喜其人矣然牛宰相三字或作今宰相牛公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

未知孰是秦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父今新牧臣又始至孤

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

史加賜朱衣銀魚徹至數日軍亂怒其府從事盡殺

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

庸殺置之帥所毋或有無罪二字居月餘聞有中貴人

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便至可因請見

自辨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或免字守者以告其魁

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

史方無張字及無告訛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二行○故告字疑當作訛餘人不如遷之別館今按餘

疑何而下文不如遷之別館自為一句蓋述其言如此

剛耳或云餘人字不必去其口遷即與衆出君作或君

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鳥

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或有

畏上則或馘之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

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郵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

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

陽恭或泰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

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

葬于某州某所四年方云舊本或作二年或作二年按

年夏召還當作二年或三年也○今按方說如此而

其所定之本却作四年今始從之蓋或喪歸踰年馬既

召還乃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

常君得間則自視衣襜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

之禱或作食或無養字○今按養禁其家無敢高語出

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齊錢至十數

萬營治勤劇甘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

祖其其官父某某官祖其父某或妻韓氏禮部郎中某

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
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
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音以為生子獨割
也為彼不青作王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或作

折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闇明
明闇詠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也字方云此銘以徹

見下條揭割雪折厲奪也為韻而行生清兵名闇貞復自為韻
厲音烈闇當讀如新闇之闇今按方說多得之此銘
蓋法鬼冒魚麗等詩闕句用韻耳詩闕句用韻先儒所
未知觀公此銘則既識之矣但韻明二字乙之則韻自
叶而義亦勝若如方說則雖讀闇
作鶴韻終不叶而義亦不通也

正宗卷三十一
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

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

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頤一作頰伏或作吐方

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抑首言伏地立為君

而抑首也此言伏氣猶言拜氣耳與漢傳語異

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

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奪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

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或作喘非是居五六歲益驕

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絕
作意亦通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

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作有以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

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

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方無者字皆上方從

出孔君字或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

應作猶或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削

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

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

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

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

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

正宗卷五十一

七

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

勳首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

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有府字陰下或有縣

南府無河陰縣口今按元和君於為義若嗜欲男不顧

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

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士下或有餽字軍

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賦無自請君曰從史起

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方非是公苟留

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

殿中侍御史君或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其亦官贈某官又某其官贈

其官諸本作祖如圭皇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又岑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從蜀本云今本所

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戮志此以如珪作如圭郎

中作負外郎著作佐郎為郎又非也今按此姑以方本無大官害必為其父所贈又非也

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為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戲所贈官而戲實贈司勳皆非

是世表戮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君始娶弘農楊氏為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

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吧女皆有婦道凡生

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

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

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

正宗卷五上

十八

臣

弟前進士楚林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職更千萬年無敢壞傷方從抗本無傷字○今按

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疑方氏特以抗本勝涵遂不之信寧使此銘為歌後語而不肯以諸本補

怪之甚可也

王評事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

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取下有字或作而或本無

之方云戾力結切契詰結切字本作與通俗文曰集多節日謂之集其方言作謨謨賈誼傳其詭亡節○今按

取下有字當屬上句言功業可指取而有之困於無資名節可以戾契而致之也不然則當作而

地不能自出乃以千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

志得皆樂孰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見輒戒門以

絕門下勃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

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

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或作

推簡字或無年字乃踏門告曰踏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

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

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

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

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

。 正宗卷三十一

十九

。 百

察御史觀察判官柳垢肥瘠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

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此上賦有日發

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

疾或無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

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

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或無高女

見李翱文集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大師世莫能用吾

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

吾以齒吾齒窮下或有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
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俟翁女幸
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媼謝諾許白翁諾許或
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苦翁大
人不疑人欺傲賦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
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或翁望見文書衝
袖果信不疑曰足矣袖賦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
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
銘曰昂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
利走趨張賦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衝不祛

正宗卷五十一

三十一

百

願或作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馬少監墓誌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
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
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
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去直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
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
三軫其寒飢賜食與衣不下或有能字食上方無賜字
云表記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飢則食之食與衣皆去聲讀○今按
無賜字則不成文食衣並讀如字方說非是召二子使
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

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王雪可念殿中君也

方云畫胡麥切在思嬌女詩眉目臻如畫○今按畫當音胡卦切左詩韻故爾髮下或有如字非是念或作

儲方云妬記云土丞相於青味臺中觀有兩三兒剔羊皆端正可念當是時見王於北亭

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或無鉅退谷二字

見少傅翠竹碧瑤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碧或作蒼業或作恭

非幼子娟好靜矣瑤環瑜珉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

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

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

分府此見當時分司官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鳴

呼吾未耆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

于人世何如也句末六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

也李本云晁以道乙居字○今按此篇末兩二句不可曉疑而字當作亦而何下當有如字蓋誤寫著上文

也然無別本可證姑闕以俟知者

女孥壙銘

女孥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

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

絕去不宜使爛漫為火或作少為非是方無武字削方作削天子謂其言不

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或無字愈既行有司以罪

人家不可留京師追遣之職無字女孥年十二病在席既

驚痛與其父訣病或作疾方作在病無席字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

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層峯或五年愈

為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姻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

之河陽韓氏墓葬之葬以上或有尹字女挈死富元和

十四年二月二日葬之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

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贈太傅董公行狀

公諱晉字混感河中虞鄉萬歲里少以明經上第宣皇

帝居原州公在石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魏有

譽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

正宗卷五十一

五十一

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

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楊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

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

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

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回

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紇力馬約我為市馬既

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市字絕句方以馬

為句非是馬字連下文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

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

與或作公上方無而字為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
詰也至上方有五字而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方無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馬爾之父子寧

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是下或無其字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兩舉

或作舉兩方云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方無復字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

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

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

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

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正宗卷五十一

五十一

府未盡方始盡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

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

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

大恐飲下或無心字或無大字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

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

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遣懷光

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甚至上

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子

與敵或有字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

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
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
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或無公故字
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
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罪下或雖有罪於字猶將拚
馬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
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
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
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

正宗卷五十一

西

無不信之弒有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
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
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傲或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句天下
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率不聞
或無復出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
天下二字許之或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
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

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
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高傳詔疾作不能

事續上或有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

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後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

臣其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

復位進退其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

日晏謝下方有遷字問日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

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

仍為兵部尚書州無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

正宗卷五上

三五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

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賦無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

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

也逐之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方云考之萬榮為

節度一年其將韓淮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度

或有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

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

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

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
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

及諸將至遂逆以入非下或無至字及或作與及郟三軍緣道謹

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

湊代之祗無字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

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

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

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

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懼下方有不字云士寧懼

正宗卷十五

五十六

其無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文耳按士寧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尋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况以下文又加及韓張亂又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行甚明方說誤矣

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

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

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或

下或有寧字非是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明

二字方作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

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

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

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

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倉鳥來巢嘉瓜同

蔕聯實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鳥方云舊本多作蒼鳥家語蒼鳥鴈也瑞應圖有蒼鳥四方

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

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

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

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

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

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

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域無既歛一公之薨也汴州人

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郭聞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

正宗卷五十一

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

人誰與安按外集作其非也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

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

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為上柱國爵

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

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奚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

所賜名全道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

素為大理評事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諸本

全溪澥作全澥方云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謹

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謹

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牌老功并牌太常議所謚牌史館

請卹編錄或无謹狀或作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金盃墮盞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國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正宗卷五十一

廿八

臣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

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大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旣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

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太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必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太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喜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也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

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而罪者又取仁者殺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此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此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督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此反太尉終更以告此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 正宗卷廿上

三十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上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繁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韋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伍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

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又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

不得賈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
竊自冠好遊遠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
趨走州刺史崔公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
大尉大節古固死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各無窮今大
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則其蒞事無
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
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竊獨頭朝
與諒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綱連遭瘴癘羸頓朝
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
大史遷言荆軻微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
盡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
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切
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

非足方云董晉本仲奇之齊自廣川徙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

正宗卷廿上

三十一文

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

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鄂旣

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

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眞聯鎖于河宵浮

書淇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

之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

之患故洩作水門耳諸舟作舟之潛通者是也今上文

旣言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是鎖爲虛設而其

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爲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
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著又見
於溪堂盤谷等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
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

邦之人遭逢疾威囂董嗷嗷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

若覆盱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

其危遂去其疢懈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

穀穰熟旣庶而豐入乃有餘監軍是次司馬是謀諸本

不省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

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

方氏直謂閣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以

今觀之其舛誤爲最多疑爲初出本校之本前以韓之

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畧以官課

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爲官本

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何如已爲可笑今此

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鉅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鉅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或黃流渾渾

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

正宗卷廿一

卅一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方及石閣獨本從尊○

石本固當據信但上修用字河之云云源於崑崙大子

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

所始

燕喜堂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

者有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

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壘璦燔

搯翳或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

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

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方從石本云左

廬以避燥濕寒暑傳吾儕小人皆有闔既成愈請名之其立曰竢德之立

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立上或有名字有矣下或有德字其石

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

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

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各

作言者頌方從石閣杭蜀本如此或作頌者○今按頌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

相與觀焉方從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曰吾州

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名下

於字其側方從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方云直音直當也史記擣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

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方從石本無地字其人方從石本無其字弘中自吏部郎

貶秩而來無郎字皆有侍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

商洛田下或有山字涉浙瀉方云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今按浙言錫其縣本楚之浙

邑漢書所謂浙瀉者也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

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暖狹

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

李居善居之

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馬乃立屋以避風雨寒

暑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避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方從石本云左

廬以避燥濕寒暑傳吾儕小人皆有闔既成愈請名之其立曰竢德之立

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立上或有名字有矣下或有德字其石

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

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

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

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或

作言者頌方從石閣杭蜀本如此於是州民之老聞而

。正宗卷廿一

卅三

。百

相與觀焉方從石閣杭本如此或無老字而或作者州民之老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

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

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或名下

於字其側方從石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作宜皆非是

方云直音直當也史記擣里子墓正直其北匈奴傳諸

將居東方直上谷或讀如字地藏方從弘中自吏部郎

石本無地字其人方從石本無其字

貶秩而來部下或有待字或無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

商洛田下或涉浙湍方今鄧州有浙江縣以浙水得名

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

後句近俗
年

厭見也。或作猿塊或壞壞也。或作之方從石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表矣。遂刻石以記。方從石本無而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太旗前立。騎下或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大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

一正宗卷廿一上

卅四

百

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或無而字驅牧方作騎牧。今按徒則非

騎矣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

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十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

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無字坐而脫足者一人。方本坐上有方涉二

字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

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什字挹且注者四人牛

牽者二人。或廬區作二馬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方無者字。今

披一人字疑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方作在負者之下婦人孺子戲者九人九人之主事三十

以載而上下者三人。有二人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

有二人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

作馬屬上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又有

下者方從枕本作亦有馬之閣本作亦有馬焉今按此句三本皆無理唯別全作

又有上者下者而無馬字乃與上下文意相屬今從之行者牽者無四字今按

牽謂牽而行者後有走者則奔者重復當存牽而去奔或無陸者二字

者則陸為方出水也不當無剋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

或無人立者三字非是 斲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

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者喜下或秣者騎者驟者走

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

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為或作馬屬牛大小十一頭

十下或索駝三頭索駝者言其可負索而駝物故以名

正宗卷廿上

三五

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

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

冑之屬餅盃登筮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

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投壺二字而無器字

駢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狐生申叔

者賦無始得此畫而與余彈基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

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

耳雖百金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明年出京師至河

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

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所字或少而進

曰。意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祈字。或作手之所祈。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十年。絕人事而摸得之。遊園

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平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字。今雖遇之。今以下文夙好之語推之。當有今雖遇之。

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六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

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特觀

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

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厲鶩行

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鴻或作是。下或有丞字。丞涉筆占位。署惟

謹。涉或作濡。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

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諉數慢必曰。丞至以

相訾。齟之。設豈端使然哉。該或作効。或作該。方從文。宛云謂諉語之所與計者。

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相訾。警也。數所矩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

有弘涵演迤日大以肆。涵或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字。皆作千字。

方云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光皆脫字。方從苑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于當作其如云屈具坐人也。然無所據。姑放穆。

天子牌闕其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

處以俟知者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禁不

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

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喟下或皆有然字負

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為吏岸下力無而字為

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丞言猶文具也○今

按文丞不成文理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按丞字

方說之僻類如此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擬方云從木說水漈

漈階除鳴斯立痛掃旣對樹二松日我其間有吟字或有

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愈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

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

夸竒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水之中曰訾氏

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

知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遂遣奸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而當天子

平淮夷定河朔告平諸侯公旣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

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昨移于間裏
伐惡木剝輿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
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
所未覩倏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
化林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
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
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
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障則抗月檻於迴
澗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
廻合遽然萬變若與安期美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
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
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繁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
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闔閭車輿
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
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
觀是非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
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籍乎

未州新堂記

將爲穹谷嶷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

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
是乎在末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
石馬翳于輿草有泉馬伏於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
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丘如蠲之劉如旣焚旣醜竒勢迭出清濁辨
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踞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

正宗卷廿一上

二十九

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
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
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
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
爲二千石措法

去去水邊
第三平角中

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
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
是乎在求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
石馬鬪于輿草有泉馬伏於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
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
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
其塗積之丘如蠲之劉如旣焚旣醜竒勢迭出清濁辨
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青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
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

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
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
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
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
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
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
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
爲二千石楷法

漢陽茅社
卷之二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如汚塗。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相源。令會零陵。政龍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查茲邑。遁逃復還。愁痛哭。歌逋租。匿役。暮月辨理。宿蠹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穡。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鑿鼓之召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色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

正宗卷廿一

四十一文。

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䟽沮如。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賔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如污塗。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相源令。會零陵政。龍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晷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旣卒移。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鑿鼓之名。雞豚糗醕。得及宗族。州牧尚焉。考邑。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

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䟽沮。如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蓂峯瓏壘。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養列置。備具。實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

秦史傳
竊指庸下

大刺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曠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矣。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繫。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正史卷五十一

四十一

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臯亭神記

臯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雖然謠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貸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繫先賴而後力欺誣弄息信

正字卷五上

四十一

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臯亭神記

臯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

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
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罪人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
而起若矇而瞻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旣底于理公乃考
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
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
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
於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
聞鬼神不歆非類又曰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
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去奇邪俾斯
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

正宗卷二十一

四十一

元

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况今茲乎苟
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旣諭
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癘公起其羸髮
童之鬢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
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賢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
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適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
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
神愷悌達于蠻夷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
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二十一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一

敘事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好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寒廊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叢石。穿若洞谷。翁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梗枿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奮齋步武。錯迳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正宗卷二十一

淮。



游黃溪記

起百五元莽
蒼巖出茅
勢

北之。晉西。適。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巖。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鬻。再。淙。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楚越之入數魚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浚。流。若。頰。頰。斷。

正宗卷二

二 淮。

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鷓。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狀。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太。真。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且。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

者

始得西山宴遊記

起勢淋漓痛
快其愛
已至其年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清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真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正宗卷二十

三 一現

鈞潭記

鈞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岿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遜隱。縈清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鉛鉤潭記

鉛鉤潭在山西。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澗。擊益暴盪。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

惟字致得舟然
勢平正乃見生
至分克在極元

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歎
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
潭上田賀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
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激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
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
茲潭也歟

鈿鈕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鈿鈕潭西
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

正宗卷二十下

四一

歛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
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
隣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
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
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
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
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澄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
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
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意以茲丘之勝致之豐鐫

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
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
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
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
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嶮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
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徹
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
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
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
骨悄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
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俟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
已曰奉壹

正宗卷千下

五

一

萬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
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
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巖奇
處也楚越之間方言渭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

禱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州小溪
澄潭淺者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
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
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栴石楠梗楮
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輾轉水石每
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水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蒨藟香
氣衝薄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
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
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正宗卷廿下

六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然
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
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真減百
尺清深多鱸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干渴
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寐焉風搖其顛
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
朽決䟽工石既崇而焚既驪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
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
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

踰石得石泓小潭柔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闔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曰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其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䟽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

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
神者儻不亘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
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
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
際垂揚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頃亞缺
圯豕得以為囿蛇得以為數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
蠲跡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
上徊翔前出兩翼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燎闕
嚶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
宇右闕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為朝室
又北闕之以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
于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
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
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
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徒在水北直平四十里
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

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大下上若一曰醜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冗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茹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

正宗卷二十一

九

百

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楮多貧當之竹多彙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鼓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鮒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甍脩形糝稌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

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為張述傳無張勃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
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
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
虜與巡死先後異耳翻上賊疑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
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正宗卷三下

十一

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蜂蟻子之援所欲忠者
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語方按作悟滅下或有
理且從諸本作語若果含有悟字即誤字之訛但無
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之字取滅字下
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上無此遠見救援不至而
賊未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
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方有而字或疑
方無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以此話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語或作人之將死其

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充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一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之卒或弊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敵遮江徃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非是無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正宗卷第二十二

十一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

非致愈嘗從事於沐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或親祭

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

之乞救於賀蘭也方無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

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

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

食月餘日矣雲雖獨欲舍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或無

霽雲字非是因援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

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天著其上甃半箭曰吾歸

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或作帥非是俞真元中

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

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無巡呼雲曰南

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

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微將或疑張籍曰有于嵩者少

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或作及籍大曆中

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或無下以巡初

嘗得臨汝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或無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雲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

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或作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

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

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又

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捷

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

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或無巡怒鬚輒張及

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

或起或泣或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

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望長者貌如其

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

呼經或高真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高有田在亳宋間
武人奪而有之高將詣州訟理為所殺高無子張籍雲
高將上或有而字為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贈張童子序好曹字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
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
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
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
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揔州府之所升而
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正宗卷第二下

十三重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
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
知其大說域無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
下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
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
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焉者或作者張童子生

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人字

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位兵曹之命

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

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毋歲八月自

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

及鄭序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方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

年於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任

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

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

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月始及鄭童子未必為鄭人也

自朝之聞人以及伍都之伯長群吏皆厚其餼賂或作

誦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聞或作文方云伍都當謂

荒本定蜀本訛作郡史今佳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

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

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與或作

方無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

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

見童子與處上或出字非是方云禮子路去魯謂顏

也出字

送幽州李端公序李益時佐幽州劉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年下或有春字共王

江陵安得有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

借朝道語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迺勞之使禮至每進益恭

或作斲累及郊司徒公紅帟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林

作帳方從抗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謝

本又校作左右○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君握刀左雜

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為刃字無疑抗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

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矣左右佩者張弓韋服韋或作當為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者張弓又云服弓衣也

閣抗蜀流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韋服皆弓室也然詩云言張其弓又曰交韋二

弓則韋字又可通作虛字用矣此弓韋服謂納弓於韋服耳况弓之施弦與否於暇無利害作韋非是天插

房納房左傳抽矢俯立迎道左道從閣抗本某禮辭曰

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

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有及館又

抗粹粹無之○今按此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

堂即客階坐必東嚮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

在府如此乃見其尊事天子使者不上堂即客階坐必

取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即字則知古

東向不試然也○今按復出二字古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

正宗卷二十下 十五

呵為正也呵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口十二

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

出也應便重出如開元時乎下句但云必自幽州始亂

上無平字即不成文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

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

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

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

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

為使歸之獻夫士或作士大夫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
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齟齬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
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而又買居
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
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
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
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

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
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審
式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
膚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
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
溪余得傳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
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
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
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

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送鄭尚書序鄭推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

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從

閣大府旣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

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

府帥必戎服左搢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郊上或

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館無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

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議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

正宗卷二十下

十七

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有至下使虜若小侯之事大國

有大事謔而後行謔或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

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

蹤迹作賦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

撞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

獸黨仇或作仇黨或無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日時

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

而禽獮之盡根抹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瀛

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子陀利之屬東南際

天地以萬數州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游

中胡或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

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

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

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

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

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喜或入朝為金吾將軍

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前之宅儲屋

以吾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交也貴而能貧訪

正宗卷二十下

十八

權本傳云用度寡多復與此異何耶○今按通鑑權家

多姬妾祿薄不能贖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

此語蓋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

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

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初或無以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方云考食貨志

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耕水陸運使

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南故地後改名振武

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謂唐志無所考非

乙當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毋廷議以轉運

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轉字無吾族子重華

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
與牛使耕其傍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
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盜平人有以自效莫
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
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爲下妨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
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
復饑私其下方有有字其或作有口今按此皆非是或果有有字則當在其字上君曰此未
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
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
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險險在六百餘里屯堡相望

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

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

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方云其冬來朝奏曰

得益開田四十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

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

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

錢字務一或作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我吾以爲邊軍皆不知

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憊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粟沙

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六文道費不可勝計中國

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今坐耗臣臣方從閣抗本定

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力云此序正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

正宗卷三下

二十一申。

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有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

石本抗本同或作栢方從樊氏石本閣蜀苑刪去○今按兩石本不同說見下條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方云樊氏石本作有○今按按此書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於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則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則作有者爲無理故今愿之言曰持詳著之以見所謂石本者之不足信也

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世

施于諸本于作於方從石本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

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則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

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

字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

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

列屋而閑居，姬龍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

於天子，用力於富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

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方從石閣苑作

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

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

作之。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見所謂石本者與

之難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為是，諸舊本亦多同者。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與？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

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

正宗卷五下

二十一

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

趨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

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

樊本作弗羞，辟變石本作汙微幸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

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

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相，方從蜀本云，洪氏以

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可土此類

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小象考之，亦合古韻

澤相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於沂

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今按方以古音為據

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相從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

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真本也。

又按洪云石本在濟源張瑞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
相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
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槩只為從相字盤之阻誰爭
耳政使賈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盤之阻誰爭
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

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按石本作殃又云樊本只作殃然
閻抗蜀本作殃王峻注離騷云殃盡也巳
也方又云此文如叢得此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也
口今按作殃於義為得此按此篇諸校本多從石本也

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
可盡雋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
以集本校之或大小不同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
存之以為佳玩其小不足投也詳公此言最為通論
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門記溪堂詩予巳論
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

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或飲則

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

一
二
三

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則或
且

正一卷卷三下

二二

鄆州溪堂詩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漢節度觀察等使

鎮其地公揔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安

或有於字此句或作
以彼之人安於公也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漢也適

四年矣洽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或疇心

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或作
疇心一力或作竭心力疇或作竭

語轉本
肇末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方云沂帥
王遂也其後幽鎮

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

於政或作十政方

正史憲誠若

徐亦乘勢遂帥自置同於三方

或置或置上有

署字方云此謂崔羣

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

之制水恃以無恐

閣抗蜀及請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

事實昔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身或在遠無由親視者

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

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抗蜀李雖有謬語往

往曲從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然皆曰鄆為虜巢且

六十年將疆卒武曹僕於鄆州大而近方云曹僕於鄆

於曹僕軍所根柢皆驕以易然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

之餘剝膚推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

睽持或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

之亂不翦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

武則忿以憾以思則橫而肆或無以憾二一以為赤子

一以為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

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

故曰易也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公亦樂衆之和知人

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

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齊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
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
無而字

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阜有荒不條河岱之間作或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作或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

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蝨或作蚌羊狼狼貪

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或

鉗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

正宗卷二十一

二十四

不寧守邦師方從石本作帥今按平淮西碑云晏公

作谿堂播播流水浅有蒲蓮深有蕪葦公以實蒞其鼓

駭駭方云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

駭駭今有平声一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

駭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駭古音自輿

也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一書其說

駭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

駭駭不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

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

經誼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蒼瓮有龜有魚公在
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敦遺此邦是麻

正宗卷終

